

(台湾)朱秀娟 著

花落春不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572
M



0446648

花落春不在

(台湾) 朱秀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落春不在/朱秀娟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6.8

ISBN 7-02-002336-3

I.花…II.朱…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12959号

特邀编辑:李 晓 达

责任编辑:杜 丽 彭沁阳

美术编辑:柳 成 荫

封面设计:李 野 夫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152千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6.75 插图2

1996年8月北京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100

定价 10.00 元

1

梁伶俐趁妈妈忙着和注册人员讲话分神的时候，挣脱了妈妈的手，一个人悄悄地躲到窗口去生气。这么大个人了，眼看着就是堂堂大学生了，连注个册还得妈妈爸爸陪着不放心。她不敢去观看其他的新生是怎么个张牙舞爪法，她知道自己是被人钉上了，一道道好奇嘲弄的眼光，一声声高扬错杂的笑声，都是针对着她来的，谁叫她这样被爸妈保护着呢。

宽大的落地窗前只有她一人站着，挡在她身后的是一大排贴着功课表的架子。站在这里，她是绝对安全的，她的身上不会有视线的投射，她也不会去看到别人。她不敢去看别人，好多年了，她没和男生讲过话。窗外是个阳光普照的大好天，蓝蓝的天上连白云都没有，使得她眼前的校园一角，清洁明亮得像水洗了似的，那栋大楼竟会那么白，那围绕着的树木又绿得夸张。突然，她的眼睛被刺了一下，一张五官鲜明的男生的脸，正仰着头打量着她，伶俐蓦然一阵心慌胆跳，下意识地往功课表牌后一躲，在功课表架前站了一会，再踟蹰着到窗前向下望，男男女女的学生往来很多，只不知哪一个才是那张有鲜明五官的主人。

“伶俐！伶俐！”是妈妈的大嗓门在叫了。

“伶俐！伶俐！”有人跟着叫：“伯母，谁走丢啦，我们帮着找。”

“伶俐！梁伶俐！”妈妈自顾自地叫着：“这孩子哪里去

啦？”她显然是在问爸爸。

“我们等一会——”爸爸的声音也不小。

伶俐实在没面子去招呼她父母，她赌着气，瞋着他们没往这边留意，很快地从窗口离开，越过功课表的架子，直接下了楼梯。

“伶俐！”妈妈追过来了：“伶俐！”

伶俐在楼梯转弯处停了下来：“我不是在这儿吗？还要叫得全学校都听到呀。”

“伶俐，妈全替你弄好啦！”张秋英精明的脸上带着些慈爱：“你这孩子就是命好，那个注册的人说，命好的人才住松涛馆。”

“住哪儿还不一样。”伶俐往下走：“全得住学校。”

伶俐自认还没有那么独立，从来没离开过家。

“其实我台北有好多朋友。”梁恩怀说：“伶俐住在台北会——”

“人家学校有制度，男生才准在外面住，中南部的女生都得住校。”秋英不再理恩怀，搂着女儿的肩，鼓舞着她：“你放心，妈妈会常常来看你。”

一走出行政大楼，张秋英就拦着一个女学生问：

“女生宿舍在哪里呀？”

女学生红着脸摇摇头：“我是新生。”

“妈，”伶俐停了下来：“宿舍没什么啦，我自己去找好了。”

“你找是当然找得到呀，不过妈妈还是得看看我们伶俐将来四年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呀！要不然妈妈怎么放心得下。”秋英勾着头看女儿的脸色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伶俐这孩子动不动就低头不睬人了。

“我还是赞成明年再考成功，靠着家近，好照顾。”恩怀向

秋英说。

“请问，女生宿舍怎么走？”妈妈这次找了位大了点的女生。

“跟我来吧。”女学生看了伶俐一眼：“我正要去松涛馆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秋英说得如获至宝：“我们伶俐就住在松——涛三馆。”

“我住自强馆，我去找个朋友的妹妹。”女学生又看了伶俐一眼：“她也是个新生，她姐姐托我照顾她。”

“是呀！”秋英深表同情：“让个小女孩一个人离家那么远，没个成人在身边，真教人不放心。”

“你放心好啦，我们这儿既方便又安全。”女学生笑着：“我们好多同学都说舍不得离开这儿了。”

“我们伶俐离不开我。”秋英又来搂她女儿：“唉！真是的，我一心指望她结婚时才离开我们的。”

“妈！”伶俐难为情，推了母亲一把。

“你这孩子就是不开窍，你的好些同学都交了笔友，”秋英说：“你连提都不能提，其实——”

“妈！你回去吧。”伶俐跺着脚：“我要走了。”她回头就走。

“看看你的宿舍再走呀！”女学生拖住了她，手上微微用着力，快走了两步，在伶俐耳边小声说：“你不让他们看，他们是不会死心的。”

伶俐不由得看着人家笑了。

松涛馆高大气派，一馆二馆三馆从左到右呈半月型的扩展着。进门的左手是个很大的会客接待室，另一边是被落地玻璃窗包围着的大厅，正有两队打羽毛球的学生在练球。

“这几个是我们羽毛球校队。”女学生介绍着：“这个厅能做多种用途，星期六还可以开舞会。”

“舞会？”秋英不免有点大惊小怪，“我们伶俐——”

“妈——”伶俐又要跺脚。

“你放心，我们学校照应得到的，每个馆都有人管。”女学生笑着：“男宾止步了，这位先生就在这儿等着吧。”

“你——”秋英向恩怀说：“进去坐着吧。”

“到处看看也可以。”女学生笑盈盈地说：“碰到男宾止步的牌子止步就行。”

“别走开，一会我们又看不到你。”秋英跟着上了楼，一边回头向恩怀关照着。

伶俐一路很用心地记着方向路线，什么地方有休息的沙发，什么地方有看书的长桌，走廊宽敞整洁，宿舍门在两边错开着。门都大大方方地敞着，一眼看去都是一式的上下铺和书桌。

“你就在这儿了。”女学生送佛上西天：“我走了。”

“喂，喂！”秋英招呼着挽留：“等下一起去吃中饭。”

“谢谢，我还有事。”女学生向伶俐摆了摆手走了出去。

“连个姓名也没问问人家，只顾着请人家吃饭了。”伶俐摸着书桌，怀疑着四个人一溜排地坐着，能不能静下心来做功课。

“你这孩子，你想到了，也该提醒妈妈一声呀。”秋英坐在床上，体重越来越增加，走了两步路真感到吃力：“窗明几净的，真不错。”

“没地方放东西，”伶俐想到自己的房间，无论如何也兴不起好感。

“真的，也只有挂两件衣服，放点内衣裤的地方。”秋英也皱眉：“好在你能常回去，否则我和爸爸来看你，穿的玩的轮流着换。”

“我们走吧!”伶俐心中不快,她有个洋娃娃从小就跟着她的,这下可得留在高雄的家里了。

“伶俐,你喜欢这里吗?”秋英向窗外张了张,空旷的没什么挡着,有耀眼的光线。

“不!”伶俐摇着头。

“唉!我好羡慕哩!”秋英由衷地说:“我们当年——”

“又来了,你还没老呢,就这么多想当年了。”伶俐说:“走吧,爸爸等着。”

“伶俐,”秋英出了门又回回头:“这个环境不比家里差。”

“我又没有说差呀!”伶俐赌气。

“伶俐,”秋英追着她:“你如果真不喜欢——”

“我什么也没——”

伶俐说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,她一眼看到二楼中空的地方,向外突出来一角,有地毯有沙发,三个女学生围着茶几吃零食,对她们身后练羽毛球的大男生不闻不顾。似乎一点也没受干扰,三个人亲密地谈笑着。伶俐心中一阵兴奋,哪一天她也能参加做这幅画中人。

秋英察觉到伶俐内心的变化了,她细细地看着女儿,她脸上的神情明明表示着,她已加入那三个女学生群中去了,已忘了她身旁关心着她的母亲了。秋英突然有点惆怅,她第一次觉得伶俐不是完全属于她的。

注了册离开学还有几天,照原先的安排,他们一家在台北玩几天,可是伶俐要回高雄,实地了解了宿舍之后,她的行李得重新安排一下。秋英恩怀立刻依了她,当天就坐了飞机赶回了高雄。有什么办法呢,他们只有这一个女儿,做爸爸妈妈的,由她很小开始,就已对她百依百顺了。保护得她连个伤风感冒都没有,好在这孩子向来乖巧,功课品行都不用他们操

心。其实到那么远去念书，舍不得的是秋英和恩怀。这个家里没有了伶俐真不成个家了。

伶俐一回家就窜进了她的卧房，这一进去不叫是不会出来的。

“唉！”秋英在女生宿舍里所触发的失落感，仍然在心头翻腾着：“你的话很对，伶俐应该明年重考。”

“我只是说说而已，能考上淡江也真不容易了。多少人才取一个，别让孩子再去受那种烤焦了的罪吧！”

“可是她在那里也是受罪。”秋英小声地说：“你没看出来呀！”

“看出什么？”

“我们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样。”秋英认真地说。

“是呀。”恩怀瞪了她一眼：“你太照顾她啦！也好，让她早点学着独立吧！”

“这么早，我真舍不得——”秋英泫然欲泣。

“孩子长大啦，由不得你舍不得了。”

“你看。”秋英忧心忡忡：“淡江好多男学生，你留意了没有，长得还真不错，伶俐一开窍看上一个——”

“那不是很好吗？”恩怀笑着：“我可不愿意我女儿大学毕业了业还没有男朋友，像刘家似的，爸爸妈妈在外求神拜佛的就想给女儿找婆家。”

“我们伶俐可讨人喜欢。”

“刘家的女儿长得也很不错呀！”

他们的谈话伶俐一个字也没听到，她抱着洋娃娃沉醉在音乐里，她的心很不宁静，新学校新环境深深地威胁着她，那些趾高气扬、青春活跃的男学生，第一次离得她这么近，有他们存在的环境连气氛都不一样了。扰得她一直心悬悬虚虚的

没个着落，真巴不得一辈子能躲在这个小天地里，听音乐、看小说、吃零食！突然她眼前闪动着一张五官鲜明的脸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她慢慢走到窗前，窗外什么都没有。远处仍然是大统百货公司冲天耀目的霓虹灯。

2

整个校园被绚烂的黄昏霞彩所笼罩着，使那初初点上的荧光灯惨白得黯然失色，过往去来的人们的脸上，也染上了一些橙红。梁家一家三口好半天没说一句话，似乎大自然的美景已洗净了他们心底的种种忧郁。迎面天边的橙红快速地转变着颜色，走到学校门口，已变成鸦青和淡黄了。秋英拉着伶俐的手，依依不舍地不知从何说起，从注册以后到现在，她已表示过太多的喜怒哀乐了。

“爸、妈，你们回去吧！”伶俐又重复着说。

“我们还是送你到宿舍去！”恩怀说：“等于饭后散散步嘛。”

“不要！好不好嘛！”伶俐急了。

“好吧！”秋英终于硬起了心肠：“记得每天打电话回家。”

“好。”伶俐说。

“其实——你的室友都还没回来——”秋英沉思着，该想个什么法子把伶俐多留在身边一会。

“我先去整理一下也是好的，”伶俐很想趁这个空档早点守在宿舍里，否则让她白眉赤眼往里走去介绍自己，那还真得要她的命。

“还有什么没整理好的吗？”秋英往回走了两步。

“小东西啦！”伶俐回身就走：“再见。”

“伶俐——”妈妈还在叫着。

“伶俐，记住你妈的话，常往家里打电话。”爸爸的声音逐渐远去。

伶俐走到棵大树旁，回过头去看着爸妈离去的背影，在四合的暮色中相依相扶地往山下走去，忍了好半天的眼泪，这才尽情地流了下来，她拚命地抱住树身，防止自己会冲动地哭喊着向父母追了过去。她的心被惶恐与惊慌所啃噬着，她不知如何去面对这全然陌生的环境，而不被那长长的时日和满眼生龙活虎的同学们吓死。

黄昏早已退尽，雀噪也安静了，青青的天空挂上了弦月，那亮晶晶的小星星正努力地向她闪着顽皮的眼睛。校园内的这一角人迹已稀少了下来。伶俐向大路跑了两步，尽量镇定着自己的步伐。镇定着自己那怦怦乱跳着的心房，顺着宽广的大路走向松涛馆。左手边灯光像白昼似的亮着，有不少人在打篮球和溜冰呢，她静静地走了过去，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，再过去就是一片幽幽的灯光和巨厦树丛了，也多了些分歧小路，男男女女的学生也多了起来，伶俐不能东张西望，她要记住回宿舍的路。

松涛馆里灯火通明，给了她一些温暖感，继而一想她现在只有一个人，不由得又一阵寒悸。她真恨自己这胆怯的个性。她真羡慕那一间间宿舍里向外流溢的笑声细语，一到自己宿舍的门口，伶俐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房间里已来了两个女同学，见她出现在门口，四只眼睛就瞪到她脸上。伶俐下意识地擦了擦面颊，但愿那不争气的泪迹早已消失了。

“嗨！”这个室友向她展开美好的笑靥：“你是梁——伶——”她又偏头看了看：“——俐？”

“是的。”伶俐老实地走了进来。

“她可一点也不伶俐。”美好的笑靥转向高个子的同室说。

“梁伶俐，我是何晓玫，她是周佩景，我们都是新生，还有个二年级的不知什么时候来。”何晓玫拉了她一把，好像蓄意要使她活动起来。

“二年级的叫江曼怡。”伶俐羞怯地说。

“嗨！你还真伶俐哩！”周佩景笑着：“害得我们巴巴地介绍自己。”

伶俐微笑着不知如何接腔，这些女同学好像也和以往高雄女中的不太一样，她突然介绍着自己：“我是高雄来的。”

“我也是高雄人。”何晓玫说。

“我出去一下，让你们他乡故知。”周佩景一扭腰，跳起来向外走。

伶俐对着门口直发怔，她叹服佩景的探险精神，这个时候，一个人往哪儿去呢？

“你要不要出去走走？”晓玫问。

“不——”伶俐解释着：“我刚从外面进来。”

晓玫走到门口又回头向她说：“知道吧，盥洗室就在对面左手边。”

伶俐点着头，由衷地笑了。她到门口向走廊两边张了张，轻轻地把门关上，靠在门上深深地喘了口气，真奇怪，她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两个室友了，有她们伴着，日子就温暖多了。从小到大她没有什么朋友，她最好的伙伴就是她的父母，这新环境的一切慢慢刺激起她的兴趣来了，松涛馆灯火辉煌，女学生人来人往，蕴藏着一种无尽青春活力，跟她安定温暖的家大大的不同，她决心好好地在这里生活四年，体会一下这黄金色的青春年少。

她打开她的小皮箱，拿出文具和纸笔，一一地放在她的小书桌抽屉里，桌面上放着笔筒和一个台玉小老虎。收好小皮

箱，她坐在书桌前试着写封信给爸爸妈妈，出乎意料的，她很快就静下心来，兴致洋溢而又仔仔细细描写着她的室友，她甚至很亲昵地替她们起了小名：晓晓和佩佩。写好信，又读了一遍，封上了信，心中仍兴致致致的有很多想法，总之她没有被大学生活吓倒是千真万确的了。

她默默地坐了一会，觉得自己应该洗个澡上床睡觉了，明天第一节就有课，没有妈妈叫醒，她自己得小心点别迟到了。可是她一拿起洗脸盆，整个人就僵住了，在哪里换衣服呢？难道先换了睡衣到处跑吗？还是洗好澡换了睡衣跑回来！她想了半天，这两样她一样也办不到，她施施然放下洗脸盆，坐在椅上直发愁。

门一响，佩景两手满满地走了进来，顺手丢给她一个芭乐：“接住。”

“啊！”伶俐想起自己还藏着一大堆糖呀果儿的哪：“谢谢你，我——”

佩景默默地吃着芭乐，原本一直笑嘻嘻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线条僵硬得有点可怕，伶俐把一大堆话随着芭乐往肚里吞，猜想着佩景买水果时受了气啦。她用眼角瞄着佩景，佩景把芭乐悬在口边，视线直直的看着黑沉沉的窗外，两眼凝着神，脸上的冰霜逐渐在融化，她在佩景的眼光扫到她身上之前，赶紧掉开视线。

“陪我出去一趟！”佩景在向她说。

“你不是刚——”伶俐已站了起来。

“你不陪着我，我怕我不会回来了。”佩景放下芭乐，把伶俐的也拿下：“走吧！”

伶俐心中七上八下，看佩景的神情举动处处蓄着雷和雨，她真希望晓玫回来救她一救。

松涛馆美好气派的大门口仍然是透着灯光，往来着嬉笑活泼的女学生，可是一走入校园大道，人迹就稀少了，路灯白晃晃地照着，远处天幕低垂着，星星和月亮好像就在头顶上，越走越寂静，静得伶俐听得到自己的心跳，她实在憋不住了，颤颤抖抖地问：

“我们——下山呀！”

“不！”佩景使着气，向前快走了两步。

“那——”

“少问！”

伶俐停住了脚步：“我要回宿舍了。”

佩景两眼像星星似的瞪着她，又回头向大门口张望着，望着望着就流下了眼泪，把个伶俐吓得心情大乱，一连声地说：

“好嘛，好嘛，我陪你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他一定不会再——”佩景整个地崩溃了，抽抽着哭了出来。

“不要——”伶俐不知如何安慰她，试着过去拉住她的手，手冷得像冰块，伶俐知道她是不可能马上回宿舍的，自己就陪她在这星月交辉，灯光掩映下站一会吧。

突然佩景像见到鬼似地僵直了身体，旋即摔开伶俐的手，向一个男人的身影飞奔了过去。

伶俐这下更傻了眼，看着佩景对那人又推又打，又跺脚，终于被人家抓住了肩胛，说了几句，佩景这才风平浪静地掉头向她看了看，牵着那人的手，慢慢地走过来。

“梁伶俐，这是——曾冠竹——我——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好，梁——小姐。”曾冠竹深情款款地看着她，弄得她不由得一阵脸红：“对不起让你们等我。”

“没有。”伶俐向佩景说：“我先回宿舍——”

“我马上就要走的。”曾冠竹笑着，又向佩景说：“你们的环境很好，我也放心了，地理位置也弄清楚了，周末来接你。”

佩景站着不动，显然地依依不舍。

“我——”伶俐觉得佩景已不再需要她，恨不能早早脱身。

“我送你们到宿舍门口好了。”曾冠竹回顾着静静的校园：“晚上有点凉。”

佩景靠着曾冠竹，梁伶俐尽量地把自己落着单，只觉得两腿发软，今天这一天真够自己受的。一路上佩景又换了一个人似地温柔如小鸟依人，喁喁切切地细声细语，又是娇嗔又是轻笑，伶俐简直又是心慌又是害怕，她在高中时也隐隐知道有些同学有男朋友，不过她从没亲眼看到她们交男朋友，现在她才领略到父母的话：

“你是大人了。”

在“男宾止步”面前，曾冠竹翩然离去，伶俐和佩景走在宽敞的过道上，不知从何说起，快到宿舍寝室时，佩景才淡淡地说了句：

“他是我男朋友。”

“年纪——不小啦！”伶俐及时提出心中的疑问。

“是呀！”佩景不多解释。

进到寝室里，晓玫已躺在床上了。听到有人进来模糊地关照了一声：

“早点睡吧！”

伶俐和佩景相顾着缩头一笑。

3

伶俐走到校园里，站在耀目的阳光下傻了眼，深悔不该因洗澡耽误了时间，现在是显然地迟到了，校园里的同学都到教室去上课了，而她自己却不知道她应该到哪间教室去。“G大楼”，功课表是这样注明着的，但是眼前大楼很多，哪一栋才是G大楼呢？她想找个地方问一问，最理想的是教务处，不过教务处又在哪栋大楼里呢？当初妈妈坚持要陪她了解一下环境，她很坚决地否决了，因为别的同学没哪个有爸妈陪着的！

她东张西望地走着，心里急得如油浇了似的，祈求着快点让她碰到个高年级的同学，好问明白G大楼的所在。她终于看到一个人影从斜斜的小路上走了过来，她毫不考虑地迎了上去：

“请——请告诉我G大楼在——哪里？”伶俐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，对面这张五官鲜明的脸，正逐渐浮上了笑容。

“你跟我走好了。”他有趣地打量着她的窘相。

伶俐脸红耳赤得浑身发热，霎时间校园里又是人迹处处了，自己竟这么巧，问到他面前来了。

“走吧！我也是去G大楼。”人家在催她了。

伶俐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，原来G大楼就在她身旁不远处，大楼向内部中空着，教室在内走廊里一间间地并排着。

“要不要我帮你找教室？”鲜明的脸上浮着好看的笑容。

“不用了。”伶俐已看到教室门口的号码了。